



第五十五期 · 2013年9月 逢單月發行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 金剛經四句偈

青楓：金剛經裡，經常出現這樣一個句子：「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有信眾問：所謂「四句偈」，究竟是指哪四句？是不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或者是指那句「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修智：首先我們要知道，佛陀講經說法的模式，都是他曾經提過而我們當下可以理解的，他不會預告將來會講什麼題材。沿此思路來尋找，不難在金剛經中找到四句偈的所在。

青楓：噯？這是很好的提示，讓我想想……

修智：再給你一個提示，這四句偈的意思必須可以貫

禪意的思考

妙法寺園林有好幾塊大石，當然最惹人注目的，是「心經園」裡刻上「心經」的五塊大石。有遊人在細心觀看時，口中唸唸有詞，是在隨着石上的刻字讀心經了。這「心經園」的焦點樹木，是那棵並無主幹、由氣根交搭生長的「不二樹」，它是「空心」的，但它又像其他樹木那樣欣欣向榮地生長起來，我們便把這棵樹喻為「非空非有，亦空亦有」。

與「心經園」五大石相對而立的，有大榕樹旁的兩塊大石。有遊人奇而問曰：「怎麼這兩塊大石空空如也，不刻上任何字樣的？」

如果你站在「有字」與「無字」兩組石前，仔細地思量一下，也許你能體會出那一句「非空非有，亦空亦有」的意思吧？妙法寺園林裡相對而立的這兩組石，也給我們提供了不少禪意的思考。



徹整部金剛經的，可以貫通「降伏妄心，安住真心」這個主題思想。

青楓：噢，知道大和尚指甚麼了！不就是那四句「無我相、無人我、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嗎？這「四相」的解說正是貫徹着整部金剛經的。

修智：你終於找到了！「無我相」即是不着相於我度眾生，「無人相」即是不着相於眾生為我所度，「無眾生相」即是無我度所度種種差別之相，「無壽者相」即是無時間方面種種差別之相，例如過去、現在、未來心不可得。無我、人、眾生、壽者相建基於無我相，這四相指出不要有時間、空間的分別取着。

青楓：所以歸根結底地指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修智：正是這樣，也要注意那一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即是對上述四相無所分別取着，但並非放逸懈怠的無所事事，而是「而生

其心」精進地自利利他，廣修福慧。金剛經裡最後指出：「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佛陀指出：這些外境之相，是因緣聚散生滅的有為法，要如「如」不動——第二個「如」字即是諸法實相，即對外境種種相不起分別取着；實相者，空相、無相、一相。你試把「一切有為法」四句寫下來，然後取最後一字看，會很有意思的。

青楓：是嗎？讓我看——「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修智：你取每一句的最後一字，然後從後讀上去，會是甚麼句子？

青楓：不就是「觀電影法」嗎？電影是戲劇人生，電影是影像，不真實的，真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我們對這些相，就視為「觀電影法」吧！

應
作
如
是
觀

如
露
亦
如
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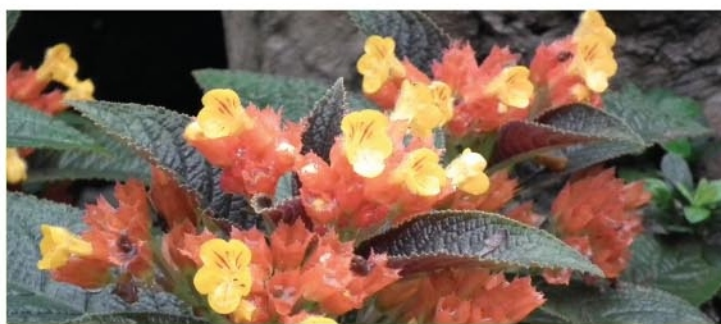
如
夢
幻
泡
影

一
切
有
為
法

通告

茲訂於10月11日至10月13日
(農曆九月初七至初九日) 舉辦
重陽思親法會，虔禮
大悲寶懺，以此功德，冀願護法
善信，健在者福壽康寧，過逝者
往生極樂。屆時至請
蒞臨禮佛，共襄盛舉，同結勝緣
妙法寺謹啟
2013年 8月

供燈／供花／供果／供齋／附薦先親
功德，請儘早到本寺辦事處登記。



黑火烈鳥

我們欣賞花草樹木，除了它們的型態可人之外，重要的是它的色彩，有些顏色的搭配，即使是繪畫高手也說不定無法想像開來，也許這就喚作「鬼斧神工」、「巧奪天工」吧。

此際，在妙法寺園林的假山石魚池旁，便看到燦爛地開放着橙紅色、鮮黃色花朵的花叢，在厚厚的墨綠色大葉烘托下，在溫煦陽光下，這紅艷艷、黃澄澄的花朵，熱情奔放，看着教人聯想起旺盛的生命力。它的學名為 *Chrysothemis Pulchella*，喚作傍晚晴鐘 *Sunset Bells*，又名黑火烈鳥 *Black Flemingo*，又名銅葉花 *Copper Leaf*。



三三昧

三三昧：空、無作、無相三昧。

觀五陰無我無所，是名為空；住是空三昧，不為後世故起三毒，是名無作；緣離十相法：五塵、男、女、生、住、滅故，是名無相。

知一切諸法實相，所謂畢竟空，是名空三昧。

知是空已無作，不觀諸法若空若不空，若有若無等。如佛說法句中偈：

見有則恐怖 見無亦恐怖 是故不著有 亦復不著無
是名無作三昧。

一切法無有相，一切法不受不著，是名無相三昧。如偈說：

言語已息 心行亦滅 不生不滅 如涅槃相

十八空，是名空三昧；種種有中心不求，是名無作三昧，一切諸相破壞不憶念，是名無相三昧。

是三三昧中，思惟近涅槃故，令人心不高不下，平等不動，其餘禪定不爾，故獨稱是三三昧。餘定中或愛多，或慢多，或見多，是三三昧中第一實義實利，能得涅槃門，以是故，諸禪定法中，以是三定法為三解脫門。

般若波羅蜜經摩訶衍義品中，略說則有一百八三昧，廣說則無量三昧。

若有人行空、無相、無作三昧，是名得實相三昧。如偈說：

若持戒清淨 是名實比丘 若有能觀空 是名得三昧

若有能精進 是名行道入 若有得涅槃 是名為實樂

（《大智度論》研習之十九）

釋修智（妙法寺住持）



髻中明珠嘆經勝妙

『譬如強力，轉輪之王，兵戰有功，賞賜諸物：象馬車乘、嚴身之具，及諸田宅、聚落城邑，或與衣服、種種珍寶、奴婢財物，歡喜賜與。如有勇健，能為難事，王解髻中，明珠賜之。如來亦爾，為諸法王，忍辱大力，智慧寶藏，以大慈悲，如法化世。見一切人，受諸苦惱，欲求解脫，與諸魔戰，為是眾生，說種種法，以大方便，說此諸經。既知眾生，得其力已，末後乃為，說是法華，如王解髻，明珠與之。此經為尊，眾經中上，我常守護，不妄開示，今正是時，為汝等說。我滅度後，求佛道者，欲得安隱，演說斯經，應當親近，如是四法。』《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

法華會上開示完「四安樂行」之後，釋迦如來又對文殊師利法王子說「髻珠喻」——七喻之六，以顯是經的不妄傳付。

譬如一位具有強大威力的轉輪聖王，因為兵戰有功，論功行賞，遂賞賜兵將臣下以諸物：象馬車乘、嚴身飾具、田宅園林、聚落城邑、衣服玩好、種種珍寶、奴婢財物，都能一一歡喜賜與。唯有頂上髻中明珠，為王獨有，不輕與付。但是眾中若有傑出勇健之人，能為難事，最為第一，王乃即解髻上明珠，末後賜與。

如來說法，亦復如是。佛為諸法之王，於法自在，具足忍辱大力、智慧寶藏，此喻如轉輪聖王。諸佛以大慈悲，如法化世，見一切眾生受諸生死苦惱，欲求無上解脫，遂與諸魔軍作戰，而得大勝，此喻如兵戰有功。為諸眾生，說種種法，以大善巧方便，應病與藥，說此三乘經典，此喻賞賜諸物。諸佛既知眾生於方便法得修行力，待其時機已熟，末後乃為說是《法華經》的一乘妙義，此喻如王解髻中明珠賜與。

因此，《法華經》為眾經中最上之尊，殊勝深妙，佛常守護，不妄開示。髻中明珠喻一乘妙法，三乘之人若根性未熟，不即為之開顯。一旦其心能回小向大，今正是時，乃為汝等宣說。佛滅度後，末法之中，若有正為上求佛道者，欲得身心安隱，為之演說斯經，既知一乘妙境之理，進修一乘妙行，即應當親近如是四法——四安樂行。依次以令心安住，菩提道上，拾級而踐，最終必得一乘妙果。（《妙法寶藏》之五十五）

釋素聞（妙法寺秘書長）



生命的迴響

星期天，六歲的小明跟隨爸爸登山遠足時，一不小心跌了一跤，痛得忍不住大叫了一聲：「哇……喔……」

令小明吃驚的是，竟有一個聲音從山谷的另一邊傳來：「哇……喔……」

小明非常好奇地大聲問：「你是誰？」

結果他得到的答案也是：「你是誰？」

小明生氣了，大聲地吼叫：「你好討厭！老是重覆着別人的話！」

這一次得到的答案也是：「你好討厭！老是重覆着別人的話！」

小明非常好奇地問爸爸：「爸爸，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爸爸笑笑對小明說：「孩子，你注意聽着啊！」

爸爸隨即大吼了一聲：「我好喜歡你呢！」

結果傳回來的另一個聲音也是：「我好喜歡你呢！」

爸爸再一次大聲地喊叫：「你最棒！」

傳回來的聲音也是：「你最棒！」

小明感到非常詫異又非常不解。

爸爸笑着對小明解釋說：「我們一般叫這種現象做回音，但它也是一種生命的反射或迴響。我們周邊的世界，就像山谷那邊的回音壁。你要是咒罵它，它也會向你回罵。你要是讚美它，它也會讚美你。這世界又像一面鏡子，你皺着眉頭看它，它也會皺着眉頭看你。你要是笑着看它，它也會報你以微笑。如果你希望世界更關愛你，你自己也要先關愛別人。」

李焯芬（香港佛教學院院長）



子非魚

兩尾魚，在水中款擺，時而碰碰咀，時而又各自游開去；再一會兒，又聚在一起喁喁細語……看着，真教人想起惠子莊子的對話：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正在樂也融融之際，有「人」指着魚缸說：「老板，這條夠肥，夠生猛，就要這一條！」

原來這是海鮮酒家的一個魚缸。

這尾生猛鮮活的魚給撈走了。

剩下的那一尾，在缸裡游着、轉着，它似乎在尋找剛才還跟自己碰咀，跟自己款擺共游

的伴侶，如今，哪裡去了？它跟我捉迷藏嗎？好呀，讓我尋找，像兩少無猜地尋找……不對呀，

眼前除了水，甚麼也沒有！噢、噢、噢噢……明白了，它被捉去，它被「擺上枱」。

眼前水茫茫，也分不出是淚水還是缸裡的水，它孤單地、孤獨地巡遊着，慢慢地靜下來了，一動也不動地靜下來，像「人」浮潛在水裡的樣子。……

「老板，」它又聽到缸外「人」的聲音，在說：「這一尾動也不動，看來快死了，就便宜些吧！」

——剎那間失去伴侶，讓我頓然感到生之無常。你說我快死了？那就快死吧！……

也不知甚麼時候，這尾魚被撈起，也被擺上枱去。

天茫茫，地茫茫，水茫茫，我在虛空中與你共舞，……

（寫下這篇小文後，眼淚直流，不知你讀了之後又如何？）

陳青楓（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



誰成就了這高潔？

我們提起蓮花（荷花），往往第一個閃人腦袋的形容詞便是——出淤泥而不染。

這是形容蓮的高潔。

這形容當然很好，祇是難為了淤泥。——出淤泥而不染，這不但輕視了淤泥，且把它打成「大反派」，淤泥成了一切物事的壞分子，所有的不好，所有的破壞全都歸於它了。

唯其如是，才顯出蓮花的高潔。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呢？

淤泥之於蓮花，就好像一位任勞任怨、甘忍侮辱的偉大母親，她為了成就蓮花給世人的高潔形象，把自己化作一灘藏污納垢的淤泥，也祇有這樣的淤泥才有足夠營養供蓮花們高潔而高貴地生長。

偉大啊！每當看到這迎風搖曳、婀娜多姿的荷花，我便想到孕育她成長的淤泥！

——這才是我心中的菩薩。

天下間的父母，都會為兒女的美好前程而默默地承受生活上種種不幸。

她，——淤泥，其偉大還不僅此，她還像十月懷胎地孕育着蓮藕。水面上，有高潔的蓮花（屬於精神上的）；水底下，有甚具食用價值的藕（屬於物質上的），而這上與下的精神與物質，不都是由淤泥哺育出來的嗎？今後，當我們說「出淤泥而不染」之時，也不妨好好地想想這偉大的淤泥。

（附記：當寫下這篇文章後，便決定今年香港回歸十六周年的日子裡，在妙法寺籌辦一個題為「蓮潔慶回歸」的書畫、攝影專題展。）

有意思

寫了「唯吾知足」四字，友人看了覺得有意思——四字均有一個「口」，而且分上下左右四個方向。

剛巧，與一位朋友「茶聊」，他說曾到井崗山那邊旅行，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圖案字——中間是一個「口」字型的噴泉，上下左右四個祇寫上一半的字，都是與中間這個「口」有關的。你以為是甚麼樣的「半」個字？——佳、五、矢、止。

原來「唯吾知足」這四字有這樣的結構，有意思，真有意思！

於是，回家後便試寫起來——

中間一個「口」，再從右至左逆時針寫上佳、五、矢、止，再在外圍寫一個大圓圈。你看：

像不像一個金錢？而且是外圓內方的，——這樣「唯吾知足」不是很有意思嗎？



盲人掌燈夜行

當年有一部粵語片，片中吳楚帆引用名言曰：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我在想：有甚麼事情做起來真可以「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地兩者兼而得之？

看來，「盲人掌燈夜行」便是。

也許有人說：「你都傻嘅，都盲了，還掌甚麼燈！」

就因為自己是瞎子，提燈行夜路，不是給自已看，是給別人看，人家看到你也可以閃避。這是方便自己也方便了別人。我們學習佛理，也可以從這意思切入，這是度己度人。

如果你要造燈謎，也不妨說：謎面「盲人掌燈夜行」，謎底不就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嗎？

「中間一口井，佳五矢止來」，嵌起來便成了「唯吾知足」四字，有意思！

由是，想起我們方塊字嵌聯的有趣。要抄錄起來，還真是洋洋大觀。且來看看這一聯——

（上聯） 琵琶琴瑟八大王 王王在上

（下聯） 魑魅魍魎四小鬼 鬼鬼邊犯

大王與小鬼

工整有趣，此聯故事更有意思。話說八國聯軍侵中華，一洋鬼子賣弄中文文采，出了上聯。朝廷大官面面相覷之際，一小吏挺身而出對出下聯。

大抵這也是一個伸張民族氣節的虛構故事吧！

千古之冤

「天下名山僧佔多！」

此經常被人們提起的「名句」，乍聽起來便給人一個感覺：「出家人真的很會嘆世界，居停之處，多是出名的山林！」

這真是千古之冤！

出家人遠離紅塵俗世，靜悄悄地在山野裡居住，這也是一種修行，那又豈會是因為看中了甚麼「名山」而佔用起來？這些地方本來就人迹罕至，祇是日子久了，人們或慕名而來，或遊山玩水而來，看到這樣幽清之地，便眼紅起來。

難怪有一位本來就住在深山裡的老禪師，有天被人發現了，老禪師連忙搬到更深遠的叢林去。

朱劍丹

的生活態度



我們經常聽到「回饋社會」四字，但怎樣才是「回饋社會」呢？我想，祇要默默耕耘，能在為生活工作以外多做一些對別人有益之事便是了。

我的一位朋友——朱劍丹小姐便是這樣一位粵劇紅伶。她除了經常演出，設帳授徒之外，還有一項少為人知的事，是每星期都抽出一些時間教導有輕度智障的小孩子學習粵劇。

「教他們有困難嗎？」

「困難當然有，」朱小姐說：「不過看到他們開心快樂，這便好了！要他們演唱粵曲，是的确會有困難，我是播放一些唱段，教他們做手、動作，他們學得很開心！」

能夠讓這些身體有點缺憾的小朋友得到快樂，多付出一點辛勞又算得甚麼呢！

像朱劍丹小姐這樣有幾十年豐富舞台經驗的大老倌，能為一些「被忽略的孩子」多做一點讓他們身心愉快的事，這就是「回饋社會」。看到她生活態度的悠然、淡然，猛然想起：她本就是一位虔誠佛教徒。

朱劍丹與袁太斯杏芳女士合辦的頤康文藝協會，一年一度的會慶都在酒樓舉行，除了「雀聲熱鬧」之外，整晚的抽獎活動更是高潮迭起，她們把粵曲唱詞融入遊戲活動中去，頗有意思。

最近的一次會慶，粵劇雜誌主編馬龍更送上一幅朱劍丹演唱時的艷麗玉照，朱小姐仿如自己抽到頭獎那樣高興了。

對藝術的追求，我不鼓吹甚麼「熟能生巧」，相反，我對朋友說：千萬不要追求熟，更不要甚麼滾瓜爛熟。

朋友不明所以，問曰：「老師們不是一再強調要苦練，要把技巧掌握到純熟，祇有熟練了才能夠出現巧。不是這樣嗎？」

看這問題，是要一分为二吧？沒錯，任何技藝都要純熟地掌握它的技巧，但，我認為最要切記的，是這純熟的技巧不是目的，它祇是一種表達手段。當我們進入創作時便得忘掉一切技巧，更不要去說甚麼熟能生巧。「熟」，是生不出「巧」來的，最少在藝術方面是這樣。這個熟中之巧充其量祇是「匠」，亦即所謂「巧匠」而已。

熟能生巧？

十之八九的「熟」祇會變得麻木、純粹的賣弄技巧，祇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所以，——請特別強調這「所以」，——所以我們不要說甚麼「熟能生巧」，這不知誤了多少蒼生。一切有作為的藝術創作，都必須強調一個「生」字。鮮活的「生」，生生不息的「生」，寧拙勿巧的「生澀」，祇有保持這樣的「生」，才是藝術生命的成長與延續。

引伸開去，對待生活的態度不也是這樣嗎？太「熟」的生活，會變得怎樣？從工作上來說，會變得例行公事；在生活上來說，「熟練」地過日常生活，表面上是有規律，但你不會覺得沉悶嗎？你不覺得麻木嗎？——麻木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你可認同這樣「熟能生巧」地過日子？

所以，必須強調的「所以」，——所以我們不要再說甚麼「熟能生巧」了，要「巧」，必須有新意，必須有所追求，這是「生」之道，這是讓我們今生無悔地學習、工作、生活的態度。

煞有介事

●
●
●
●
●
●

傳統作風——借一些風雅之事作諷喻，屬於禪的也好，屬於文人雅士之間的嬉戲也好，甚至是民間的吧，也喜歡這種「借題發揮」，譬如——

鄭板橋是一位有「怪異」的清官，他對官場生涯厭倦了，於是辭官歸故里，以賣字畫為生。有一位大鹽商慕名求對聯，板橋索筆潤千兩，鹽商還價五百。「好吧！」板橋揮筆寫了上聯「飽暖富家講風雅」。下聯呢？板橋說：「你祇給我五百兩，就祇寫一半，寫上聯好了！」鹽商無奈，祇好再付五百兩求下聯。下聯是甚麼呢？——

「飢饉畫人愛銀錢」。

這樣的一個故事，顯然是胡謔，無非是為了突顯鄭板橋的諧趣性格，可就不理會事情的是否合乎情理。（即使是這樣，這副「對聯」也太淺薄了，反而有辱鄭板橋的「文采」。）

本來，這種帶着嘲弄的小故事，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也無不可，可惜，有些人在寫「史」，寫「人物紀實」時，也煞有介事地把這些也放進去，於是「野史」變成「正史」，流播得越廣，越是誤盡蒼生。

仿佛越是引人入勝的情節越不能入信，像「三國演義」一書便是典型中的典型，——連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也祇是小說家之言，你還去相信甚麼！

——這本來也沒有甚麼問題，所謂「言明先，佳趣添」，聲明是「講古」就是。我們也經常看到：同樣一個故事，却往往套在不同人物身上，你在「蘇東坡故事」看到這情節，可能又會在另一位禪師的故事上看到同樣情節，究竟這故事的「真實」是屬於誰的？——也許誰也不是，祇是「各取所需」吧！

陳夢標

——擇「楷」而固執之



香港書法家協會會長陳夢標先生，醉心於楷書，不，不僅是「醉心」，可以說是「固執於楷書」。與「陳楷書」談書法，他說：「我指導學生，一定是從楷書開始，如果你沒有學習過書法，而希望我一開始從行書、草書這些教起，我是不教的！」

「為甚麼？」——其實也不必問為甚麼，正如他的解釋說：「未學行先學走，到頭來是走不好的。」

多年前，我看過他與學生合辦的師生展，他有趣而自豪地說：「我看你絕少看到這樣的書法展，幾乎全都是楷書。」



陳夢標與學生們
攝於妙法寺他的
作品前。

對，常看到的書法展總是龍飛鳳舞，筆走龍蛇，楷、隸、行、草……甚麼都有，似乎要來一個「百書齊放，百體爭鳴」。陳夢標則清一色的楷。他就是這樣要學生們好好地在楷書上做功夫。

「我教學生，入門是從楷開始，然後是隸，這是學習字體的結構。有了一定基礎之後，再來學行書，學行書是學習布局。有前輩說：如果楷書基礎打得好，將來變甚麼都容易。」

看着陳夢標先生一派秀氣的顏體楷書，可又一次想到學功夫的紮馬，——寫好楷書就好像學好紮馬功夫。這真是擇善而固執之，很好！

陳夢標是陳文傑先生一位出色弟子，跟老師，也不僅僅是學習技藝，也同時是學做人。——書畫同源，可不僅是指該門技藝的工具、形式的共通性，也同時是學習人品，學習做人處事的同源。陳夢標在這方面的承傳，做得好！

他說：「學習書法，最重要是興趣，學得開心就好，不要同人家比較。學寫字也沒有年齡界限，我的學生有年輕的，也有年紀很大的，九十歲以上的也有，大家在一起互相觀摩學習，開心便好！」

「陳先生，」我提出一個問題：「你向大家講一講教與學的心得，好嗎？」

「我是用千字文來教的。你寫好這千字文之後，最低限度便有一千個字做底了，不是很好嗎？我認為，與其博、與其多寫其他字體，倒不如專注，集中精力去寫好一種字體。始終還是這一句：重要的是自己興趣。」

常言道：「倘若我們的工作與興趣結合在一起，這是最大的幸福！」

我們也不妨說：「倘若我們學習的技藝是我們興趣所在，那麼，越是深研下去，越能得到幸福。興趣是可以培養的！」

正氣歌

陳夢標先生出版書冊「正氣歌」。同門師兄弟李紀欣醫生作序。序言有曰：

猶記與夢標兄共硯期間，其顏體書已出類拔萃，現更積數十年矻矻鑽研之功，早已臻圓融境界而具個人面目，為世所珍。今以其正氣凜然之顏體寫激昂慷慨之《正氣歌》，實在相得益彰，當然更易感人，故宜其特別令人矚目而敬佩者也。

圖為陳夢標書寫之《正氣歌》內容之一（請留意三個「在」字的變化）



陳體根

情繫攝影



陳體根到汶川地震現場，體會劫後餘生。

每次想起在妙法寺藝廊辦攝影展，例必想起兩位朋友，一是「荷痴」李志榮，另一位便是二十多年來情繫攝影的陳體根。

阿根是元朗大會堂長青攝影學社社長，元朗大會堂這個「平台」，讓他忙到昏頭轉向，但同時也忙得不亦樂乎。重要的就是他熱愛攝影，而且非常樂意的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傳授給別人，也同時同心協力地推廣攝影活動。他擔任多個攝影課程的導師，譬如屯門仁愛堂老人中心的「數碼攝影班」，元朗大會堂展翅課程



妙法寺攝影比賽，由住持修智大和尚頒發獎品、證書與陳體根。

的「青年攝影師培訓班」。他擔任這課程導師已經十年了，他覺得能夠通過攝影學習讓年青人有一技之長，這是很有意義之事。

問「陳導師」：這青年攝影師培訓班，他們有出路嗎？

陳導師回答：這是勞工處的展翅課程，我身為導師，是盡自己的能力讓入讀這課程的同學們能實際地懂得操作，除了教授一些理論外，更重要的是實習，包括郊外攝影，也同時教授黑房沖印技術。希望他們完成課程後，能在攝影有關行業裡找到工作，譬如婚紗、婚禮攝影。

陳體根的忙，忙在三方面，一是他的授課，另一是經常籌辦展覽，不僅是元朗區的，還會與內地一些城市作攝影交流。此外，阿根本身更是一位攝影「發燒友」。

他一有空便拿着相機「呢度去，個度去」，與此同時，他參加過多個攝影比賽，並往往收獲頗豐！譬如我們妙法寺於二〇一〇年與全港八大攝影學會合辦的公開攝影比賽，他便獲得亞軍。

陳體根告訴我：我們元朗大會堂正協辦一個大型攝影比賽，是由元朗區街坊會主辦的「十年例醮會」（醮期是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〇一四年一月一日）。期間的活動項目便是攝影比賽題材，希望能辦好這次活動。

以他們籌辦攝影展的經驗來看，這次大型攝影比賽予人以信心。



作為導師的陳體根與展翅畢業同學愉快合照。



阿根攝影作品：「落日伴歸途」與「相思愛紅棉」

融入真感情的上佳作品 ——楊之光「石魯造像」

再次看到刊登在印刷品上的「石魯造像」，情不自禁地，又一次揚起執筆寫上幾句心底話的衝動。

這「石魯造像」，是楊之光先生的作品，我從沒有看到如此神采飛揚、如此登峰造極的國畫人像畫。

石魯先生是一位天才橫溢的畫家，但在那烏天黑地的文革年代，被迫瘋了。每次想起他，總是想到明代的「天才瘋子」徐渭。

楊之光是石魯摯友，他在這幅作品裡充分地反映出一個不爭的事實——出色動人的作品，必須融入感情。

沒有感情的作品，即使技巧是一等一的高超，也祇能夠是「匠」。

楊之光的石魯造像，頭髮、鬍子以及那幾筆衣服，是多麼的簡約，更重要的是整幅作品把石魯精神面貌寫出來了。那一頭亂髮的草草幾筆，是多麼的「神」，那眼神、那兩隻牙齒，是嘲笑這不知所謂的塵世嗎？楊之光的題詩，不僅是結合着畫面，其內容更是這幅作品的上佳注腳——

妖孽橫行百卉落，未逾花甲死不服；任性癡狂對塵世，石公笑時我則哭！

楊之光先生：你是一位真正能把西畫融入中國畫而又營造出個人風格的人像畫大家！





菩提字的人生密碼

中華書局最近出版了陳青楓的「心中的菩提樹」，有妙法寺住持修智大和尚、香港佛教學院李焯芬院長寫的序。

該書分兩部分：一是組寫了三十多個菩提字，並邀請了多位書法家書寫；另一部分是四十多篇散文，感性的文字，讀者喜歡。

這裡且輯錄書中兩個「菩提字」，讓大家對本書有個了解。

提到這個「恕」字，立即會有兩種反應，一是怒不可遏的，這便是所謂「罪無可恕」；一是「算了罷」，是打從心裡的「寬恕」。

我們還是覺得從「寬恕」、「饒恕」這樣的角度來看這個字比較好，這個字的組成：「如」字放在「心」上，其實已經對我們有所說明：如果我們要寬恕一個人，便得像對待自己的心一樣！——我們對待自己，難道會假情假意嗎？不會的，都是真心實意，所以我們真正寬恕別人的話，一定要一如對待自己的心，——如心便是「恕」。

（書法：麥錦超）



請你先寫下一個「我」字，然後仔細推敲一下：你對這個字的組成有什麼看法？

很多時候，我們會對着鏡子問自己：「我是誰？我究竟是誰？」茫然地說也說不清。

對着這個「我」字，我看到的是兩個拿着「戈」（古代一種兵器）的人在對峙，右邊的固然是一個「戈」字，左邊的，其實也是一個「戈」，祇不過是反過來寫吧？執戈相對而構成「我」，那是告訴我們：「我」是無時無刻不在作爭鬥的，這個爭鬥不是要「你死我活」，而是警惕我們要時刻檢討，不停的自我爭鬥，那便是「我」。

（書法：任翔）

周末書畫班

妙法寺的書畫班已開辦一年。在這一年裡，我們都本着「非誠勿擾」的真誠態度作持續發展。

起始，有些學員是一番熱情而來，五、六堂之後便打退堂鼓了。

堅持下來的，一年了，每個星期六下午來到妙法寺，在課堂上愉悅學習書畫，與導師郭洪球可謂亦師亦友，就因為大家年歲接近，在學習的過程上可以用一句「亦諧亦莊」來形容的，大家喜歡看郭導師即席揮毫，把學習的心情融放在「雅集」的氣氛裡，時間過得真

快，兩小時的一堂課就這樣過去了。

妙法寺的書畫班，越來越受真正喜歡書畫藝術的文化人歡迎。目前有三位是報章副刊編輯，其中一位還是遠在深圳，每個星期六來港學習的。有一位是大機構主管，星期五那天晚上還剛出席了同事們為他而設的歡送榮休之宴，次天——星期六便立即報名加入我們的書畫學習班了。

一個人的一生，可不要營營役役地過日子，讓我們在心田上為自己的理想愛好留下一塊園地吧！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文聯莊
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30號恒豐大廈2樓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